



时代作家文库
WOSHISHUIDESHUISHISHU

我是谁的

◎ 中国当代女性
性爱小说

谁是谁

● 万芳 / 著

出版社

我是谁的谁是谁

万芳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是谁的

● 万芳 / 著

谁是谁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谁的谁是谁/万芳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5

(时代作家文库/李正堂主编)

ISBN 7-5059-32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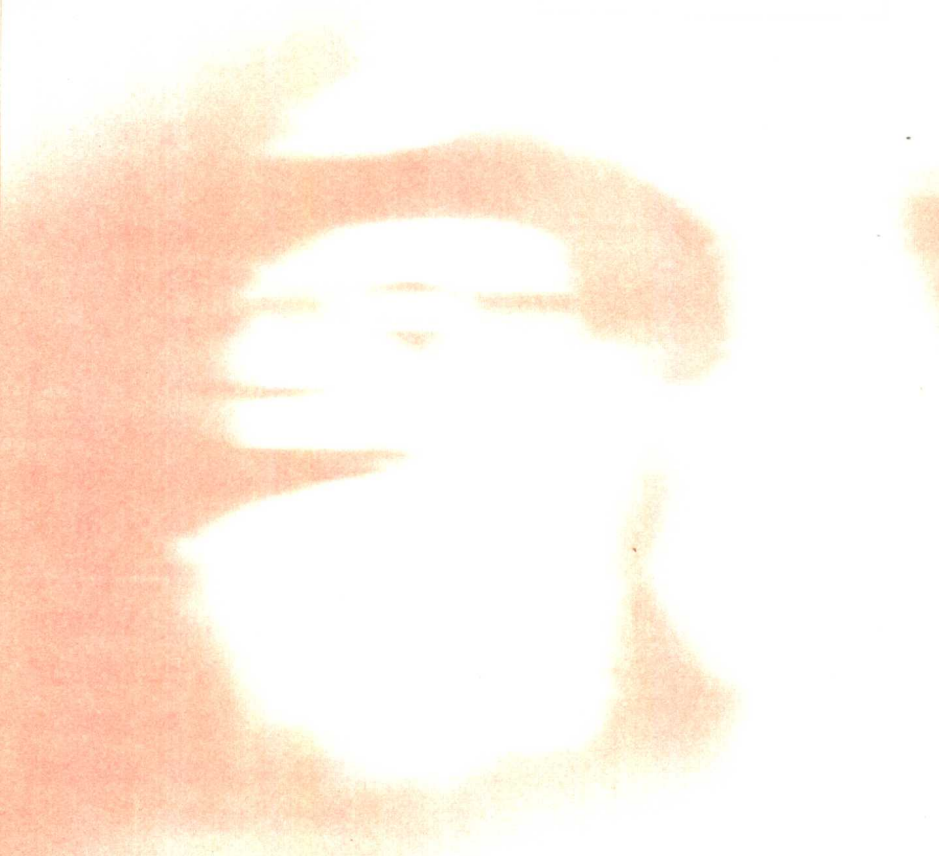
I. 我… II. 万…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5705 号

书 名	时代作家文库··我是谁的谁是谁
主 编	李正堂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 军 刁小林 尹龙元
责任印制	邢尔威
印 刷	北京燕山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3251-9/I·2461
总 定 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WOSHUIDESHUI SHISHUI

◎ 中国当代女性性爱小说



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就会失去自我；嫁给一个爱你的人，就会失去自由；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又不免求全责备，难以善终；如果两人不相爱，不相爱还结婚干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万芳与王小波的小说有相同的地方，都以个人的经历描写性爱，喜欢直白的表叙，不去教诲不良的人。不同之处，即万芳选择了挨打的方式，而王小波却选择了进攻的方式，基于性别相异而志趣相投的关系，也许把他们两人的小说插成一部书更有刚柔之美，也许抛开那个生死场，他们倒是一拍即合的有情人。

上帝给人造就了阴道和阳具，从亚当和夏娃偷吃苹果的故事开始，至二十世纪末克林顿与莱温斯基及一只沾满爱液的香烟终止，偷情、纵情、移情以现身说法的描述成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时髦。

牺牲小我，以不可否认的真实经历坚定地于笔端，尽显女性在不轨人生浪迹中荡游的“玩世”情怀，由此，她们在相对迷茫的生活里，感受以欢乐换来的空虚、以贞洁得到的体验、以痛苦获取的思想，在昏然欲睡入梦不醒的时候，不能说

我是谁的谁是谁

这种真实是在游戏人生。

从一个少女步入成熟，第一次性的体验至三十岁的十年间，梦想破灭而燃起的无奈之火，在消沉，发泄，也在痛苦中睁开向上的眼睛，收起了双腿，穿上性感的衣装，走上第二天中午的马路。故事便由此展开。

在很早以前，关于女人的话题，有些男人就同意一个伟大男人说过的答案，“女人就是鞋垫”，出于对女性朋友的尊重，亦可以说“男人也是鞋垫”。但问题的关键不是男人或女人谁是鞋垫，那是爱情在伟人的眼里被剥离得只剩下那颗莹润精美、纯洁无瑕的果核，甚至美和至爱，在劳伦斯笔下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点燃了平淡质朴而又炽烈的火焰，使人在幽长的回味中走进满是橡树的老林园中。

面对嘈杂的生活，男女爱欲被庸俗异化后，由此产生的迟钝、懦弱和虚伪，在繁枝褥节的掩盖下，以生命本体演绎出的“沸点”，成为文学家拔开迷雾的“太阳”，有如光明照亮了人的心田。

一张苍白的被强调出的脸和高贵的被推向极致的身躯结合，那是一个被编造出的画家嗅出的被编造出的“体香”，伴着行将进入老女人的绝唱，她们是真正堂而皇之的作家又怎肯与说着粗俗语言的“下流人”为伍。

性爱的交织、特别是留存在记忆中的刻骨铭心并永远

感动心灵深处的隐秘，这是一种真美的、尽情的、直至生命终结的精神依恋。而作者描写的性爱过程则是另一番过眼烟雨，山色依旧，毫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感。这是当代女性在社会变革与生活挤压下的放纵与潇洒。

独身处世，本能在爱情遗弃后的欲望更显得盲从与冲动，由此引发的心理活动与生理反映，正是作者的切入点和津津乐道的事情，这似乎有点儿来者不拒的味道。也许她和王小波都在不知不觉中，引导善良的人超越伦理与道德的准则而最终获得了幸福。

我与作者是熟人。

在我的观察中，年轻的女人都喜欢或多或少地暴露性感的身体，性感在今天已经普遍成为女人审美认识中引为自豪与骄傲的本钱。但是敢于像作者这样更进一步地暴露和展现自己全部私处并招摇过市，而且不为钱财、不为真的爱情、不为达到某种目的的女人便不多见。

其实，作者也不属于这种不可多见的女人，更不是不想有大的钱财安分过日子的主妇，而是连做梦都想变成一位富有的婆子，但她写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钱，那是只有号称才子和傻子的文人才会冒出的念头。

以作者聪明中的憨实、率真和执着，在好梦成真之前的日子里，她只想有钱吃饭、穿衣、抽烟、喝酒，但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安下心来在图书馆里读书、在不大的房间里

我是谁的谁是谁

写作、有新的作品问世，然后再游戏于男人中间，与女人交谈私话，在游戏之中寻找自己的归宿。

万芳的小说也像日记。

女人的日记，多半是要锁在抽屉里的，这是她们的秘密。比如今天她爱一个男人，于是就怎样；明天一个男人爱她，于是又怎样；得到幸福怎样；受到伤害怎样；……作者以本位的角色，展现成熟丰满、敢说敢干、思想解放、吃喝全行的风采并主打文坛，以翔实和勇气打开了女人抽屉中的日记，让那些在乎私处的女人羞红了头。

张 进

二千年元月

大雪中成文

目 录

序 1

我是谁的谁是谁 1

不管怎么说，和积极比起来，消极总是要容易一些；就像和提升自己比起来，堕落总是要容易一些一样。在一切积极的方式都成为不可能之后，我选择了自觉的肉体的堕落。宁愿放纵而不愿忍受，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一，当然，对此我也产生过怀疑，但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让自己放松的方法。

现在，我想我总算是有一个“正当”的理由来放纵一下自己了。

纷纷落地 49

嫁给一个你爱的人，就会失去自我；嫁给一个爱你的人，就会失去自由；如果两个人彼此相爱，又不免求全责备，难以善终；如果两个人不相爱，不相爱还结婚干嘛！

苏晴永远也忘不了夏河当时的神情，他专注地看着她的前胸，看着那两只白兔般扑出的乳房，他看着它们跳跃、颤

动、然后归于平静、然后无声地挺立，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热爱与渴望，那不是对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渴望，那是一个饿了很久的婴儿，终于看见了母亲的乳房的那种渴望，充满了欢欣的渴望。

刺激 183

生命是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男人不停地寻找女人，女人也不停地寻找男人。

我是个普通的男人，我的生活也象大多数人一样，平淡而忙碌，我也经历过许多痛苦和挫折，感情上的和事业上的都有，但是事过境迁，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被淡忘了，可是有一件事，我至今还没有忘掉。

没有尾巴的女窃贼 199

如果我跟你说，我现在的的生活是“偷”来的，你一定不会相信，生活毕竟不是什么东西，怎么能说是“偷”来的呢？可这的确是事实，可怕的事实，然而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我“偷来的生活”，真正可怕的是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历尽千辛万苦“偷”来的生活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如果我再跟你说，那时候我还年轻，不知道生活的道路要靠自己选择，也要自己去走，它是没有捷径的，你一定会说我是“穿着海魂衫，站在甲板上——装丫挺（压艇）的”，但是，我真的想，特别特别地想跟你说，这就是我现在真实的想法。

我是谁的谁是谁

我是谁？你是谁？他又是谁？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似乎永远都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这是一句老话，但我相信，即使你找到了你人生的位置，你也会时不时地向自己或别人发出这种“天问”。

你和我和他一样，都不是自愿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我总是希望，我们能够自愿地成为我们自己，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别对自己说这不可能，就算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那么将来呢，将来总会有这么一天吧。

我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儿到来！

我叫叶子。

虽然在有的时候，我经常被“我是谁”这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难得不亦乐乎，但还好，大多数的时候，还能记住自己的名字。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这样，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我真羡慕那些时时刻刻都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人，我羡慕他们是因为这一点我永远都做不到。人，总是向往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或者说向往那些实现不了的东西，我也是如此。说到这，我想起了那个一边高声叹着“世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一边投向滔滔大江的男人，不管怎么说，我敬佩他，虽然我对他结束生命的做法不太赞同。他就是因为太清醒了才会去死的，这种事，我不做。

你知道，我是个女人。说到女人，我总是想起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什么“头发长见识短”，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什么“红颜祸水”，什么“去找女人吗，别忘了带上你的鞭子”等等等等。这些中外先哲圣贤们的话，

我是谁的谁是谁

足以激起女人们的愤怒与不平了，我却不以为然。虽然我不想哗众取宠地说每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儿里了，可我还是觉得他们说有些道理。

从外表看来，我和其他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已经被归入另类，不仅是被别人，也被我自己，有的时候，我甚至和他（她）们一样，认为自己是个怪人，脑子出了问题，有病！而且病得不轻。这是他（她）们的心里话，虽然他（她）们从来没有当着我的面说过，但我还是知道。

这也怨不得人家，谁让我早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却迟迟不愿意谈婚论嫁？！放着挣钱的生意和工作不去做却偏偏喜欢做赔钱的事情？！（我指的是写小说，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白日梦。）

记不清是谁说过：丈夫是女人的职业。职业是什么？职业就是饭碗，我始终认为它和我们毕生追求的事业不能等同而语。过去的女人结婚是为了生存，而现在的女人结婚，我想——更多的是害怕寂寞。

我一直认为人一定要有事业，至于“职业”吗，有没有无关紧要，到哪儿还混不了一口饭吃呢。我也害怕寂寞，但我更害怕那所谓的“职业”，所以我拒绝这种婚姻，可我并不拒绝男人。

说到男人，就不能不说到性，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归根结底还是“性”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的结果最终并不见得都归结到肉体上。我不是个“泛性论”者，也不提倡什么“性解放”，更反对毫无节制的“滥交”。对我